

李俊民文集

顧廷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俊民文集

臧克家題



沪新登字 109 号

李俊民文集

李俊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12 印张 21.75 字数 532,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5-1500-1

I·761 定价，19.75 元

走在時代前面
高舉革命旗幟

陳丕顯

一九九二年四月

追求真理
向往光明

姬鹏飞
一九五九年十月



姬鹏飞题词



李俊民近影

摄于199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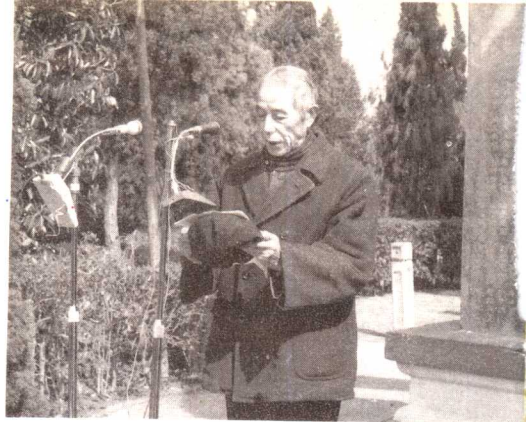
1990年春，李俊民与夫人汪蓁子在衡山公园。



1980年11月于武汉大学参加“古典文学理论工作会议”时李俊民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合影。

李俊民与吴强
(左)夏阳(右)在
上海文代会上。





1982年3月3日李俊民在海安新四军抗联部队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上宣读碑铭。左为烈士纪念碑碑铭。

新四軍聯抗部隊烈士紀念碑碑銘

聯抗烈士庭寢抗日戰爭中原紫石縣黨政軍民困併為表彰烈士功蹟曾修墓立碑并由
原聯抗司令員黃逸峰撰寫墓處以垂不朽乃中經十年內亂碑文受損一九八二年早春
海安縣黨政軍民各界重加整修另撰碑銘曰

抗曰然流 重見四軍 揮師東指 陳毅將軍

威震震蕩 三大浩空 我黨精興 靈活運用

任勞稍異 分工則明 命名聯抗 爭取友鄰

橫掃妖氛 或戰或和 嚴格區分 本固邦寧

緊戰戰士 矢忠忠貞 面臨強寇 頑敵納命

彈雨槍林 沖鋒陷陣 氣貫青雲 浴血捐軀

敵偶鐵迹 海曲秋平 萬家生佛 咸祀忠魂

萬馬奔騰 江流蕩滴 海天無垠 名標青史

前紫石縣縣長 李俊民謹撰

海安縣黨政軍民各界

弟民伐置 延波頌器 黃橋奏捷

善任知人 令賞逸峰 組建新軍

統戰政策 堅決執行 團結對敵

頑敵納命 實小傷神 戮力同心

心存人民 捨身為國 頻繁戰鬥

泊子建國 素應得伸 華海同欽

惟旋斯馨 立碑刻石 于今四化

敬立

海安縣黨政軍民各界

敬立

敬立



1980年5月10日，李俊民(中)与洪泽(左一)唐守愚(左二)等在如东县烈士陵园凭吊先烈时合影。



1983年5月12日，李俊民率上海作协会员代表在绍兴兰亭合影。



1981年9月20日，李俊民与英国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等合影。

1947年 李俊民43岁时在苏中解放区。



李俊民在家审稿。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于上海文艺会堂「庆祝李俊民同志从事文化、教育、出版工作五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右起：罗竹风、吴健、李俊民及夫人汪蓁子、洪泽、宋原放、赵超构、王国忠。



書劍飄零恨未精，差能言志倚
詩鳴。艱期李杜掃魁手，竊學
陰何苦用心。盛年少覺衰頽語，
荒歌且放最強音。山亭坐愛
東風晚，似火初榮正染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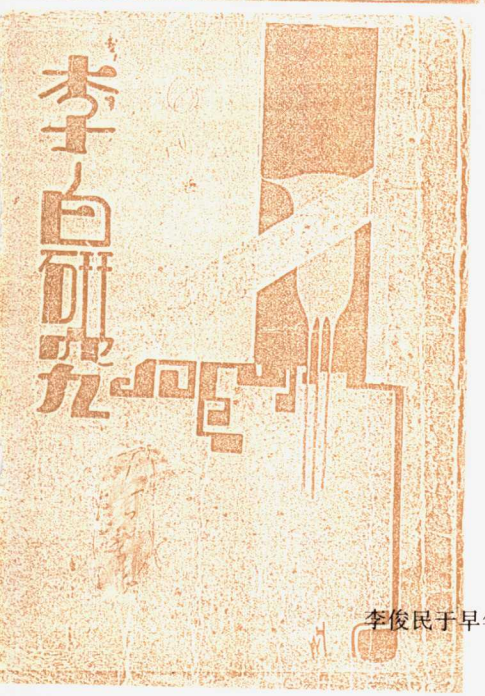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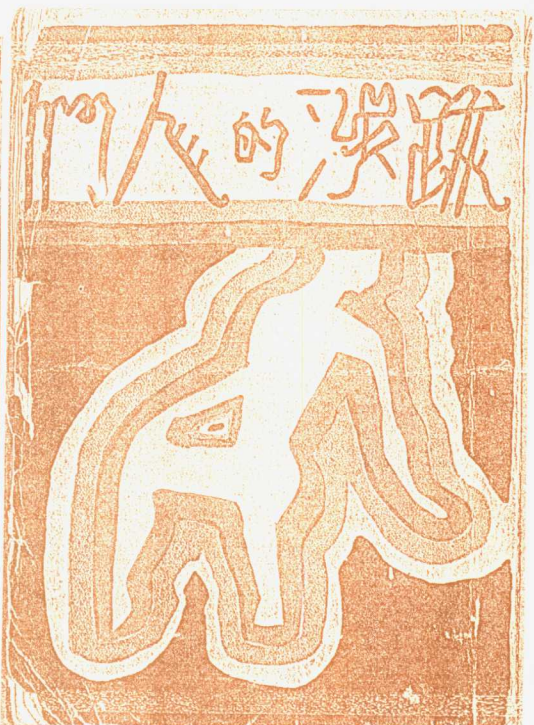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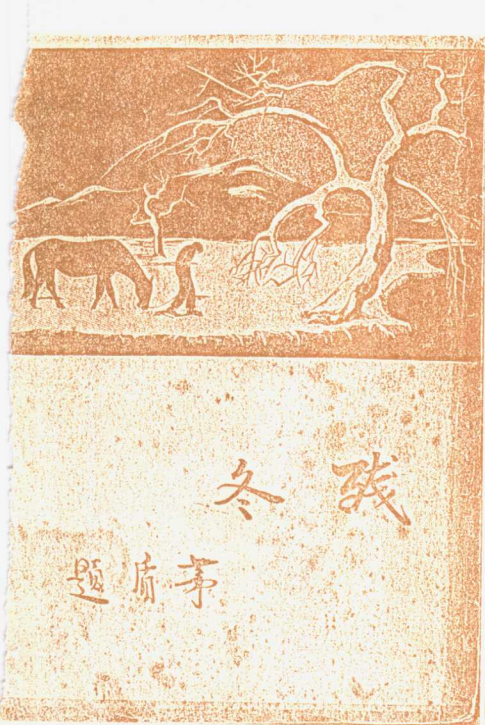
祝吟社詩詞社成立大慶

一九四四年十月

李俊民未過州

中華一統舊江山
 別亦難愛國傳焉
 案卷繁氣滿函
 竭誠歡迎老成
 訪函也海率成口
 相見乎
 不朽

一三老
 李俊民（字章）



李俊民于早年发表的著作。

人與人之間

・號刊創。



中國的文藝新軍在解放區裏
• 抗戰期中解放區與大後方的
農村動向，論上海抑平物價
定貨幣的危險對策，論「祭掃
與「復員」，論繪畫的民間形式
，人山人海，迎一九四六年，

廣州清平門外年瓦十三國路莊中

紀念郁離

期八十二第

290

25.6.27
日民平南濟：處訊通
部輯編社央未特社報

錄

紀念郵票

11

抗中

1

帆子
每售零

夫 朱

週年合訂本

目 要
Tsun Ming

魯迅先生年譜	紀念魯迅先生 鄭曲	直中書堂一	紀念郁風 行路難	忍受	昆蟲密網	色彩	夜行者 白蓮花	從城門到說理非常時期的小偷
個著	一林	長元	張子	銀帆	元袁	寺章	金村 力雲	康

刊刊然文央木南濟

李俊民于抗战前后发表的作品和主编的刊物。

序 一

夏 征 农

李俊民同志(原名李守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要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他以笔代枪,同各式各样的敌人展开了既鲜明又机智的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在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他就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鲁迅在批评那些挂着“革命”招牌,而实际上是“红纸包里的烂肉”的作品的同时却夸赞地说:“……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小说集)……总还是优秀之作。”这说明他在不满二十五岁、尚未成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文学战士了。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不管在何种情势下,李俊民同志总是一直坚定地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方向朝前走着的。他的小说《寒宵》里的主人公,是个当年住上海“亭子间”的、生活非常困窘的作家,我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当年李俊民同志的自我生活写照。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俊民同志就于1928年来到了上海的。那时他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参与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引擎社”,并主编出版《引擎》刊物,他的小说集《跋涉的人们》中四篇之一的那篇《蜕化》,就是1928年9月脱稿的。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在当时的环境里,他的生活尽管和《寒宵》中的主人公一样的窘困,但他手中握着的那支笔却是可以称得上是具有相当威力的、多功能的“笔杆枪”,为了揭露、打击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为了鼓舞、教育、团结劳动人民和进步青年,他既写现代小说、历史小说,又写新诗、古体诗。反正,只要用得着,散文、新编故事、回忆录等等他都写。

请注意：我说的“只要用得着”可不是说他的文章和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而写的那种抬轿子性的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那样，相反，他的文章不论属于哪种文体的，都是有骨、有肉、有感情、有气势的爱憎分明的精心之作。他总是在革命事业用得着的前题下才写的。正是如此，他写每篇文章都是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写出来的革命文学作品，所以它们都是那样的清新健康、亲切而感人！文如其人啊，他的文品本来就是源于他的人品嘛！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除台湾省外）后，李俊民同志在文艺出版事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的工作态度也和他的写作态度一样——对党负责！他用实事求是和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来决定作者们书稿的取舍。这点，他和鲁迅先生对待当年尚未成名的作者态度非常相似！俊民同志自己对待一些年轻的现今尚未那么有名气的同志的作品，只要文章的质量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就毫不顾忌地、大胆地给这些作品开绿灯，马上接受出版！我认为这一方面由于他一贯地爱护青年的创作积极性，并有培养社会主义文坛的接班人和作者队伍的远大眼光；另一方面这也足以说明他自己就是个在这方面水平很高的专家。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他自己有那样高的水平，才能识别别人作品的质量高低优劣，也才敢于拍板取或舍。关于这个问题，一些年轻的同志是比我了解得更多，体会得更深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好同志，也是个一贯遵循我们党的“双百”方针的文艺出版事业的好领导。“文革”中他因为说了有原则的公道话，却遭到了残酷的折磨。然而也就因此，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闪耀在他灵魂深处的红色光芒！

李俊民同志这本文集中的作品，都是他灵魂深处的光芒闪耀的记录，既是火热的，也是光灿的。虽然有不少是他早年的作品，可在今天来说，不但从文学艺术角度上看，是值得人们阅读学习和借鉴的，从政治思想角度去看，它们也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1991.12.10. 写于上海